



馬健翎改編

山 龜 遊

(秦腔劇本)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山 龜 遊

(秦腔劇本)

馬健翎改編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西安

簡單的幾句說明

「遊龜山」又名「蝴蝶盃」，有的地方分前後兩本演出，前本叫「遊龜山」，後本叫「蝴蝶盃」。有的地方兩本合演，總名叫「蝴蝶盃」。這是一個古典劇本，結構很嚴密，藝術性很强。前半本富有反霸與爭持正義的意義，後半本的結果是和強權妥協合夥了。這次爲了參加全國觀摩演出，經衆人討論，提出許多意見，決定將前半本（即「遊龜山」）改編一下，可以作爲主要劇目，後半本問題較多，須經縝密研究，再動手改編。

我們在改編這個劇本的時候，極力保存了原劇本的基本精神與優點，盡量要使人看起來還是原來的「遊龜山」。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毒素，修改了其中一部分屬於宿命論的迷信地方，如漁夫漁女夜夢不祥，預兆遭難等；修改了其中一部分淫蕩與庸俗的地方，如「藏舟」一場，田玉川與胡鳳蓮本是患難相連、命運相關、互相敬愛、發生愛情。原劇有些地方寫的有點只着重於男女好像單爲彼此生的美好，從色情出發而發生愛情，這不但是低級的而且是不近情理的。至於過去有的地方劇，在演出形象上，簡直是眉來眼去吊膀子胡鬧，那更是要不得的。再就是「獻盃」一場中，田雲山的老婆對田玉川與胡鳳蓮在「藏舟」時的推斷，那種不合情理近乎庸俗的地方，也修改了一些。此外還把原劇中語言過多重複的地方與過份強調「皇家」「大明」等口氣也糾正了一些。最後收場時，沒有讓漁女拜董威（布政司）爲乾父，因爲那樣做法，一來不合情理，二來硬把勞動人民處理成攀高結貴，改變了階級的本質，大家認爲是很不恰當的。

這個劇本，是經過預演後，大家開會討論並派專人到各處吸收意見，才動筆修改的，所以應當肯定說，這是一個集體創作，我自己只是執筆的人而已。

雖然經過修改，但一定還存在着缺點，甚至於還會有修改不當之處，要請觀者、演者、讀者多加指正。

劇中人 扮演者

徐錫公	董威	郝子良	盧夫人	盧世寬	盧林	胡鳳蓮	胡彥	田夫人	田雲山	田玉川
老生	丑	鬚生	老旦	丑	淨	小旦	老生	正旦	鬚生	小生
簡稱徐	簡稱董	簡稱郝	簡稱老	簡稱寬	簡稱林	簡稱蓮	簡稱彥	簡稱妻	簡稱山	簡稱川

四卒	四龍套	四漁翁	四校衛	四家丁	中軍	唐將軍	田明	家郎	姚大廉
						武生	老生	小丑	淨
					簡稱中	簡稱唐	簡稱明	簡稱郎	簡稱姚

簡稱甲、乙、丙、丁

目
錄

第一場	遊	山	一
第二場	打	魚	一
第三場	打	架	三
第四場	哭	父	一
第五場	橫	行	四
第六場	搜	衙	七
第七場	藏	舟	三
第八場	獻	盃	三
第九場	會	審	四

第一場 遊山

川：（上引）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正是男兒立志時。（坐、詩）庭前多栽棲鳳竹，池塘常養化龍魚；要知古今中外事，必須讀盡五車書。（自）學生田玉川，父名雲山，兩榜進士，與明爲臣，官居湖廣江夏知縣。學生既讀詩書，又習拳棒，學就了文武全才。（看）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去到龜山遊玩一回。田明。

明：有。

川：老爺若問，就說我遊學未歸。

明：是。

川：正是：到處留心皆學問，遊山玩水爽精神。（唱慢留）我這裏出門來龜山遊玩，東邊看西邊望慢步向前；青的山綠的水風景一片，遊一遊散一散快樂心間。（下）

第二場 打魚

彥：（上，拉船）（唱二六）父女們孤零零愁眉不展，家貧窮每日裏打魚吃穿；這幾日只覺得身體困倦，爲日月我還得打魚一番。（留）

蓮：（唱二六）遭不幸我的母早把命斷，丟下了父和女實實可憐；老爹爹這幾日身體困倦，爲日月他還得打魚江邊。（齊板）

彥：兒呀，觀見船頭水浪亂滾，必是有魚，我兒將船撐穩，待父撒他一網。

蓮：是。

彥：（脫衣、撒網拉了三下）兒呀！網內甚重，必有大魚，我兒將船撐穩，待父用力拉來。

（再用力拉網上鎗）我兒看過。

蓮：（見魚驚）啊呀爹爹！那網內不像是魚，好像是個小孩子。

彥：這水內那來的小孩子，待父看過。（看）哈哈！

蓮：爹爹發笑爲何？

彥：此魚人頭魚身，其名叫娃娃魚，世所罕有之物，若是到大街市上，就能多賣幾貫銅錢，你教爲父怎得不喜，怎得不笑，噢！……（腰酸氣喘）

蓮：爹爹怎麼樣了？

彥：爲父這幾日身體不爽，方才打魚，多費力氣，因而有些難過。

蓮：既然如此，爹爹就不必上街賣魚去了。

彥：兒呀，爲父若還不去，你我吃穿從何得來，還是去的好。

蓮：還是不去的好。

彥：蠢才！前日不讓父前去，昨日不讓父前去，今日又不讓父前去，難道等着餓死不成。

蓮：爹爹……

彥：喂！不必多言，看過魚籃，快快搭了扶手。

蓮：（搭扶手，送彥登岸。）爹爹，你要早去早回。

彥：啊！兒呀！（唱軟二六）我兒不必把心担，爲父心中自了然；賣了魚兒就回轉，我不在外邊多留戀。（留）（下）

蓮：（唱）老爹爹髮白年紀邁，帶病上街實可哀；將船兒撐在江心待，單等爹爹早回來。（截）（下）

第三場 打架

寬：（帶衆小子家耶拉犬上）走哇！（唱搖板）行步兒來在了龜山脚下，一河兩岸好生涯；鹽店當舖本錢大，京貨鋪內貨物雜，古董行道有字畫，畫上畫的女娃娃；搖搖擺擺笑哈哈、哈哈，忽聽前邊鬧喧嘩；不行走、且坐下，叫家郎前邊去問他。（留）

彥：（搗魚籃上、唱搖板。）行步兒來在了龜山地面，手提着娃娃魚要賣銅錢。（截）（自）買魚來，我賣的是怪魚。

郎：老漢你喊叫什麼？

彥：我是賣魚的，

郎：你賣的什麼魚？

彥：我賣的是怪魚，

郎：魚就魚嗎，還有什麼怪魚？

彥：此魚人頭魚身，名叫娃娃魚，世所罕有之物，豈不是個怪魚！

郎：（看魚）果然不錯。稟大爺，那邊有一老漢，賣的什麼怪魚。

寬：叫他過來。

郎：老漢，我們大爺喊你。

彥：那個大爺呢？

郎：湖廣總督的兒子盧大爺。

彥：參見盧大爺。

寬：罷了，罷了。老漢你喊什麼？

彥：我老漢是賣魚的。

寬：你賣的什麼魚？

彥：我賣的是怪魚。

寬：魚就是魚，什麼怪魚？

彥：此魚人頭魚身，名叫娃娃魚，世所罕有之物，豈不是怪魚！

寬：娃娃魚？

彥：娃娃魚。

寬：呈上來，大爺觀看觀看。

彥：是。（以籃示寬）

寬：（取魚看了一下）小子們，果然人頭魚身，是個娃娃魚，好魚！好魚！

衆：好魚，大爺就該買下。

寬：對、買下。哎！老漢，你這條魚要賣多少錢？

川：（暗上，看這一邊的事情。）

彥：要賣三貫銅錢。

寬：嗯！你這老漢這樣大年紀，怎麼不會講話，你這個魚長不過一尺，重不過三斤，就要三貫銅錢，就該送與大爺才對。

衆：是呀！就該送與大爺才對呀！

彥：啊哈大爺！你看我老漢打魚之家，指魚度日，若送與大爺，我老漢的吃穿該從何而來？

寬：什麼，你指打魚吃穿？

彥：正是。

寬：既然如此，我就與你三百文銅錢。

彥：三百文銅錢太少，我便不賣。

寬：怎樣不賣？

彥：不賣。

寬：喂！你賣也得賣！不賣也得賣！

彥：呃，魚是我打的，不賣還是不賣。

郎：這一老兒，你好不識事務，我家大爺乃是少年任性，他若動怒，你如何惹他得下？不如暫且將就應允，下次上得街來，我們帮你多賣幾個。

衆：老漢，賣了吧！

彥：（長歎了一聲）好！我就賣與大爺。

寬：怎麼你賣了？

彥：賣了。

寬：哎！老漢，你看我大爺今天閒遊龜山，未曾帶錢，改日你到帥府來領。

彥：哎！你看我家中米麵全無，我老漢賣魚是不欠帳的。

寬：怎麼你不欠帳。

彥：不欠帳。

寬：混帳！大爺今天買你這條爛魚，你說了多少囉嗦話，你與我滾！（揮魚）

彥：（去搶魚，家丁叫狗去咬，狗把魚咬住，彥去搶魚，被犬將手咬爛。）你們放出惡犬，咬爛我的雙手，你們站在旁邊取笑，真是六畜一般！

郎、衆：你還敢罵大爺。大爺，他罵呢！

寬：什麼罵哩？這還了得！小子們！重打四十皮鞭！

衆：（打彥，正打問，川擋定。）

川：呔！你們好生無理，買去民魚，不給銅錢，縱犬傷人，又來拷打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衆：哎、稟大爺，打不成了。

寬：怎麼打不成了。

衆：來了。

寬：誰來了？

郎：一個小伙子來了。

寬：待大爺看過，哎！大爺打這一老漢，莫非你心中不服？

川：你少爺心中有些不服！

寬：哎！世上怎麼還有一個少爺？

衆：問個明白。

寬：對，要問呢。這一狂生，口出大言，你是誰家的兒子？

川：江夏縣之子田玉川。

寬：哈哈，怪道！怪道！草蛇吞起象來了。（唱二六）罵聲狂生好大胆，少爺面前敢多言；

我的父總督官爵顯，難道說不如你七品官。

川：（唱）我與你講的是情理，誰與你比的大小官；大小官，大小官，官大無理招禍端。
寬：（唱）雖然不比大小官，總督知縣不一般；你大爺雖把王法犯，娃娃你不敢送當官。

川：（唱）王子若把律條犯，與庶民百姓都一般；縱犬傷人理有欠，拷打漁夫太橫蠻！

寬：（轉滾頭）大爺威風誰敢管，打死他與你屁相干。

川：（唱）見死不救非好漢，以官欺人理不端。

寬：（唱）口出大言你真大胆，竟敢虎口把牙扳。

川：（唱）今日你把王法犯，難道律條不斬官！

寬：（唱）你大爺今日把法犯，你大睜兩眼把我觀。（截）（白）不用管，你滾蛋。

川：不合情理，令人可恨！

寬：你手之舞之，莫非還敢打我大爺不成？

川：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！

寬：量你不敢！

川：你料不就！

寬：量你不敢！（起滾頭（唱帶板）罵聲狂生好大胆，井內蛤蟆翻了天；吩咐小子放虎犬。

（衆放大，犬去咬川，川將犬一腳踏住。）

川：（唱）脚一踢犬面朝天。（截）（將犬踢死）

郎：（快板）吃、吃的肥，咬的急，咬咬咬，怎麼不咬順地倒？（白）稟大爺不好了，狂

生把咱虎犬打死了！

寬：待我看來，（見犬死）真個死了，拉過，拉過！呔！好一狂生！打死了大爺的虎犬那

裏容得，來，給我帶了！

川：你們誰敢來？

郎：我敢來。（被川一拳打倒）

寬：（走到川跟前）你是不想活了，真要打架？

川：說打便打！（順手將寬打了一拳）

寬：（挨了一拳，簡直連氣都換不上來了。）小子們，打！打！

（寬、郎站在一邊，四家丁打田玉川）

衆：（圍上）打！

川：怎麼要打？

衆：要打。

川：哈哈！

衆：哈哈！

川：嘿嘿！

衆：嘿嘿！

川：好！（說着脫去捲衣）此地倒也寬闊，打出個名目，教你們見識見識。說是你們，來來

來！（出手打甲乙，二人爬虎，同時起浪頭）（唱尖板）怒髮衝冠心火冒，（打倒四人）大膽

的奴才敢撒刁。（截）（又將四人打倒，家郎同川打，被一脚踢倒；寬上來向川撲去，被川幾拳打倒。）

彥：（呻吟）

川：（向彥）老伯，你還不走去？

彥：渾身疼痛，難以立站。

川：待我攙你一把。（將彥扶起，彥下。用手摸寬。）啊，不好！一時失手，將賊打死，但只說這……有了，不免暫且躲在龜山後面，再作道理。正是：推開生死境，跳出是非坑。好賊！（下）

郎：（起來偷看，見川已去。）快起來，快起來，找大爺。（四家丁先後起來）

郎：哎！這不是少爺。（衆將寬扶的坐起。）

寬：小子們！（昏昏迷迷）田玉川呢？

衆：我們打跑了。

寬：跑了？

衆：跑了。

寬：小子們，快給大爺抬轎去。

衆：那裏來的轎子麼！

寬：不行，我得坐轎！

（丙使了一計大喊：「田玉川來了！」寬同衆慌張奔下。）

第四場 哭父

蓮：（上，唱緊攔頭）老爹爹去賣魚不見回轉，站船艙望的人兩眼發酸；這邊不見那邊看，叫聲爹爹你早回還。（下）

彥：（內喊）（唱，緊三捶上）恨盧賊打的我皮開肉綻，我把你賊呀！我把你賊呀！犬咬爛兩隻手痛爛心肝；猛抬頭見女兒船頭遊轉，招招手叫女兒快把父攙。

（蓮遙望上，猛見父狀，慌張打了扶手，扶彥上船。）

蓮：爹爹怎麼樣了？

彥：唉，兒呀！（拉椅子接唱二六）有爲父提籃兒賣魚上岸，行走在龜山地起了禍端；父遇見盧總督公子之面，買去了娃娃魚不給父錢；放惡犬將父的雙手咬爛；差家人又打我四十皮鞭；多虧了江夏縣公子來見，懷抱着不平事氣憤上前；他一足踢死了賽虎惡犬，叫罵那無理人作事不端；將那些害人賊一齊打散，才救下你的父轉回江邊；霎時間（轉帶板）只覺得頭昏氣喘，不由我一陣陣心血上翻；左手兒抓住了親生女，右手兒不住的拍胸前；爹爹我今一死陰魂不散，我的兒與爲父要去伸冤！

蓮：爹爹。

彥：噢！噢！（死）

蓮：爹爹，爹爹！（見父死放聲大哭）

哎呀！（唱帶板）見爹爹直挺挺血冷氣斷，（扯合場）老

爹爹！老爹爹！丟下了女孩兒好不可憐；我這裏不住的大聲哭喊，驚動了滿江的打魚船。爹爹……

（船夫甲、乙、丙、丁分兩頭上）

衆：（唱）走上前來把話問，鳳蓮啼哭爲那般。（截）（白）鳳蓮爲何放聲大哭？

蓮：衆位伯伯叔叔，我爹爹叫人家打、打、打、打死了！

衆：現在那裏？

蓮：現在船艙。

甲：我們將船挽住，同過船去。（衆到鳳船）

衆：啊！胡大哥呀！

甲：好氣也！（唱帶板）一見大哥把命斷，

乙：（唱）不由教人惱心間；

丙：（唱）大姐你可知兇犯？

丁：（唱）打他一頓再見官。（留）

蓮：衆位伯伯叔叔請聽了！（唱）未開言不由我將心痛爛，衆位伯伯聽心間：總督兒子

盧世寬，

衆：噢！

蓮：（唱）買去魚兒不給錢；犬將我父手咬爛，差家人又打四十鞭；回到船艙把命斷，